

A painting of a woman in a purple dress, likely a reproduction of a 19th-century portrait. She is standing,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right, with her hands clasped in front of her. The background is a landscape with a cloudy sky and a body of water.

[英国] 托马斯·哈代 著 祈寿华 译

意中人

译林世界文学名著·古典系列

意中人

〔英国〕托马斯·哈代 著
祈寿华 译

2



译林出版社

译林

世界文学名著·古典系列

Masterpieces of World Literature

书 名 意 中 人

The Well-Beloved

作 者 (英国)托马斯·哈代

Thomas Hardy

译 者 祁寿华

责任编辑 孙 峰

原文出版 英国 BPC Paperbacks Ltd. 1986 年版

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

E-mail yilin@public1.ptt.js.cn

W W W <http://cb.nj-online.nj.js.cn/Yilin>

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(邮编 210009)

印 刷 南京京新印刷厂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6.375

插 页 2

字 数 151 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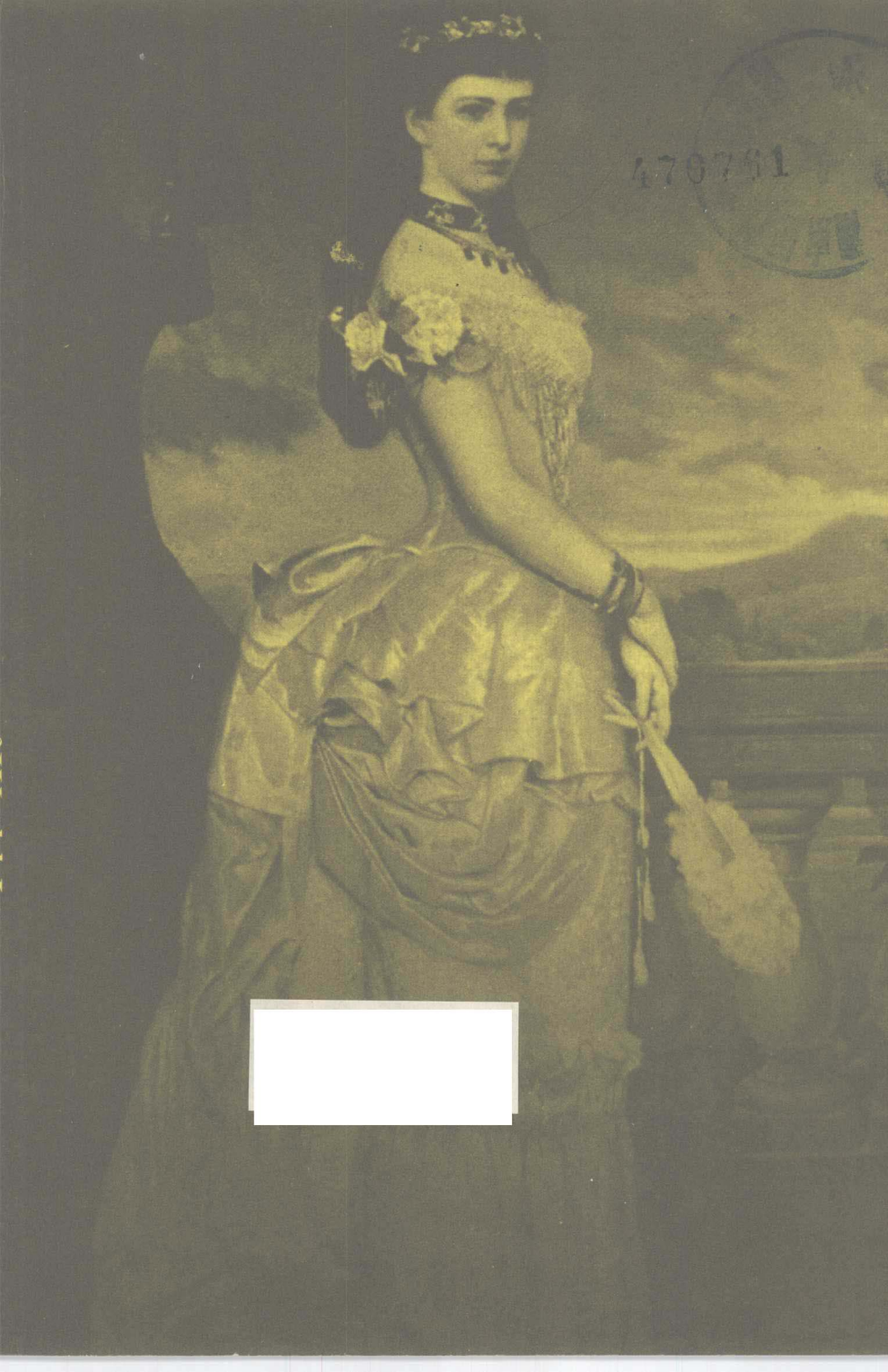
印 数 1—5000 册

版 次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80567-867-7/I·520

定 价 10.00 元

译林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

前 言

时间老人用一块独石雕凿出的这一半岛^①，亘古以来，一直是一群奇异独特的人们的居所。这些人所怀抱的逾常的信念和奇特的风俗，于今大都过时了；下述故事，大都正是发生在这里。幻想，就像某些不堪内陆静静的风霜，却能在海边最暴烈的气候中生长茂盛的软木植物一样，在此——尤其是在“岛”上那些不必辛苦劳碌之士中，悠然生长。因而，在这么个去处，定然会滋生出本书所未能尽善尽美地描绘的主人公那一类人物来；对这类至纯至朴之士，有些人（倘使他们肯躬身下顾的话）会嗤之为怪，而另些人则会将其视为某种美妙的梦想的客观延续或化身，这种梦想，或多或少，人皆有之，只不过是稍朦胧些罢了，而在柏拉图式的哲人中，则更是屡见不鲜。

这个岩石重叠的英格兰一隅，意味深长地俯视着英吉利海峡，一直伸展到大海的中心处，在湾流的温存下，它的气候直至二月份都很和暖；这么个去处，一年当中，哪怕就那么一两个月，尤其是在风暴狂烈而不是风和日丽的季节，未能更经常地被寻找灵感的艺术家和诗人们所踏足，令知晓该岛的人们惊诧不已。诚然，别种天才人士自远方而来，公费在该岛的某个幽处消受，也是有的，但他们的行踪鲜为人知。或许，艺术家们不来造访，不再听到那种用坚石建造的、可追溯至十六世纪或更早些时候，而且门窗框、墙顶、梁

^① 即波特兰(Portland)，在英国的南部，伸入英吉利海峡，在小说中名为“弹弓勇士之岛”(the Isle of Slingers)。

托等齐全的小石屋仅以百把个英镑易主之类的事,倒也不坏。顺便提一下,这类交易,直到不久以前,都是按照岛上的古老习惯,在教区的教堂里,当着全教区人的面郑重完成的。

至于这个故事本身,也许值得一提的是,它与所有或多数其他系列故事不尽相同:它的意趣主旨是理想化和主观性的,富有坦诚的想象色彩,因而,情节安排的真实性是次要的。

该故事首次完整独立地出版是在 1897 年,但于 1892 年曾以《意中人追寻记》为标题分期连载。其中几个章回在为此版最终定稿时经过修改润色。

托·哈代

1913 年 8 月

目 录

前 言	(1)
-----------	-------

第 一 部

二十岁的青年

一、情窦初开	(3)
二、疑是伊人	(7)
三、赴约	(12)
四、孤独行人	(14)
五、攻势	(18)
六、万事具备	(23)
七、昙花多现	(27)
八、“太像闪电了”	(33)
九、倩影依稀在远方	(39)

第 二 部

四十岁的青年

一、旧情复萌	(47)
二、暗香袭人	(55)
三、镜中看花	(61)
四、返俗在即	(69)

五、再露尊容	(73)
六、往昔在今日中闪耀	(76)
七、呼之欲出	(83)
八、扪心自问	(89)
九、相形失色	(94)
十、不肯悄然离去	(102)
十一、形象犹存	(107)
十二、节外生枝	(112)
十三、裹在云雾中	(122)

第 三 部

六十岁的青年

一、在新季节里复归	(129)
二、心有余虑	(137)
三、炽情复燃	(144)
四、最后一次冲刺	(150)
五、稳操胜券	(159)
六、“意中人”——在何方?	(167)
七、旧圣龛、新面貌	(178)
八、“呜呼,今日形容枯槁,昔时英俊之男矣!”	(184)

第一部

二十岁的青年

月老若是神妙算，
伊人眉黛春盎然，
织我誓约花之环；

.....

伊人若是芳心定，
敢以此诗为铜镜，
愿我永不再觅寻。

——R. 克拉修^①

^① 引自英国诗人 R. 克拉修 (Richard Crashaw, 1613—1649) 的诗《致情人》
("Wishes to His Mistress", ll. pp. 107—9, 和 112—14)。

一、情窦初开

一位与当地入素不相同的行者，正在一条陡斜的路上攀行。该路穿过一座紧靠海边的叫作“井儿街”的小镇子，形成一条引往那个好似“威塞克斯的直不罗陀”的独特半岛的通道；其实，这曾是个岛，现在人们仍这么叫它；它像鸟头一样，一直延伸到英吉利海峡里；是靠一长条“被大海的狂怒抛起来的”^① 鹅卵石积起的瘦脊与陆地相连，这在整个欧洲都是独一无二的。

那位行者正如他的装束所示，是一位来自伦敦和欧洲大都市的年轻人。此时，还没有人能看出来，他的都市气息不过是件罩衣而已。他正以某种自责的心境回想到，自从上次回到他所出生的孤独石岛看望父亲，光阴荏苒，已有整整三年零八个月了，这段时间，他是在斑驳陆离、三教九流的人群和社区里消磨的。

广游归来，那些他在岛上生活时司空见惯的东西，就总是显得十分奇特怪异。比以往任何时候，这个地方更像它的前身，即古老的“温第里亚岛”或“弹弓勇士之家”^②。高耸的岩壁，房屋顶上叠架着房屋，左邻的门径紧靠着右舍挺拔的烟囱，菜园地的一边悬吊在半空中，蔬菜生长在近乎垂直的平面上；全岛就像一块坚实完整的四里长的灰石。这些景致，变得不再那么熟悉无常了。这一切，在色彩斑斓的大海的衬托下，白茫茫的，独特得令人眩目。太阳照

① 引自《约翰·里兰德游记》（“The Itinerary of John Leland,” Vol. I, Part III, p. 251）。里兰德在此描述他访问该岛时风浪击岸的情形。

② “温第里亚”是该岛罗马时代的名字（“Vindilia”）；根据里兰德的记述，该岛居民善长以弹弓击石为自卫武器，故有“弹弓勇士之家”之称。

射在那巨大的分层的鲕岩壁上,形成一幅别致的景观,比他此前所见过的任何景致都更强烈地吸引了他的眼睛。

经过一阵跋涉,他登上了岛的顶端,沿着山脊向东村^①走去。正当仲夏时节,约下午两点钟左右;路面闪闪晶晶,尘埃沸沸扬扬。临近父亲的家时,他在阳光下坐下来小歇。

伸手去摸身边的岩石,感到热乎乎的;这是石岛在下午午睡时的体温。侧耳聆听,闻见均匀的呼呼嘹嘹声;这是岛在打鼾——采石工和锯工们正在干活呢。

在他坐处的正对面,有一座宽敞的农舍或家宅。像这个岛一样,这所屋宅不仅墙壁,而且窗框、房顶、烟囱、篱笆、栅栏、猪圈和畜棚,近乎整个门等,均是石头砌成的。

他仍记得谁曾住在这里——或许仍住在这里——卡罗一家。人们习惯叫他们“灰斑马”卡罗,以与同一宗族的其他支系区别开来;全岛也不过半打姓和名什么的。他走到路对面,从敞开的门道往里望去。不错,他们一家仍住在这里。

卡罗太太从窗户里看到了他,便到门口来迎接。他们以很古老的方式相互请了安。不一会儿,里间的一个房门被猛地推开,一位约十七八岁的年轻姑娘欢蹦而出。

“呵,是亲爱的裘斯林!”她兴奋地嚷道,随即跑到年轻人面前,吻了他。

这一举动,来自一位拥有一双柔情明亮的淡褐色眼睛和一头棕色秀发的姑娘,是甜蜜的。但它来得太突然,大出刚从城里来的人所料,以至他不由自主地畏缩了一下。他颇有些拘谨地回吻了她,问道,“我漂亮的小艾薇丝,这一向都好吗?”有那么一会儿,冲动单纯的姑娘没有注意到他的矜持。但她的妈妈卡罗太太立即发

^① 后在小说中称为“东石工屯”(“Eastern Quarriers”)。

现了。她窘得脸阵阵泛红，转向女儿道：

“艾薇丝——我亲爱的艾薇丝！嘿——你这是干什么？难道不知道自打裘斯林——皮儿斯通先生——上次在这里，你已经长成一个女人家了？当然不能还像三四年以前那么样了！”

皮儿斯通让她们宽心，说艾薇丝完全可以像少时那样对他，接着他们又随便聊了一阵子，但已经产生的那份尴尬远没有被抹掉。他从心底感到恼火，不知不觉中的举止，竟使自己陷入如此的窘境。临别时他又关照说，如果艾薇丝不像以往那样看待他的话，是决不会宽恕她的。他们分手时还是好朋友，但她为了此事仍然满脸懊悔之色。裘斯林回到路上，向就在附近的父亲的家走去。那对母女单独在一起了。

“你可真让我吃惊不小，我的孩子！”长者嚷道，“人家可是见过伦敦和外国都市大世面的，接人待物讲究得不得了，连妇道人家笑露了齿都会被认为是太没教养的！你怎么能那样呢，艾薇丝？”

“我——我可不知道自己有这么大的变化呀！”良心受到谴责的姑娘说，“往常他出门时，我总是吻他，他也总是吻我的。”

“可那是好些年以前了，我亲爱的！”

“不错，可我那会儿忘了这点儿。当时他在我眼里还是以前的老样子嘛。”

“好吧，说也没用了。以后当心些是了。我敢肯定，有许多年轻女人追着他呢。他心里可没你了。他是搞什么雕塑的，听说他在那行里会有大出息的呢。”

“唉，我已经那么做了，没法弥补了！”姑娘呻吟道。

与此同时，裘斯林·皮儿斯通，这个开始小有名气的雕塑家，已经走到了父亲的家。父亲不过是一个没有艺术修养的商人，但每年裘斯林都得屈尊从他那里拿生活费，这还得看未来几天的情况。可是，做父亲的预先不知道儿子回来，没有在家里迎接他。裘斯林

环顾房子的四周，眺望公地对面的宽大的工场，在那里，永恒的大锯正在永恒的大石块上来回运作着——至少在他看来，大锯还是他上次在岛上看到的那些，石块也还是当时的那些。然后，他穿过家里，往后园走去。

像岛上所有的园子一样，他家的后园是用碎石垒砌的墙围起来的，园子的最远端伸到一个拐角，在那里与卡罗家的园子相连。刚走到这个拐角，他就听到墙对面有喃喃自语和抽泣声。他立即听出是艾薇丝的声音，她似乎是在向另一位年轻女友倾诉衷肠呢。

“唉，这可怎么好呀！这可该怎么办呀！”她痛苦地说，“做得那么冒失——那么难为情啊！我怎么会想到这么做的呀！他再也不会原谅我的——再也不会，再也不会喜欢我了！他会把我看成一个大喇咧的轻佻货，可——可我是忘了自己已长大了那么多呀。他再也不会相信的！”口口声声，显示出她完全是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已成熟为女人了，而这不期而至的成熟令其羞耻，令其恐慌不已。

“他当时显得恼火吗？”那个朋友问道。

“咳，没——没有恼火！可更糟糕呢。又冷漠，又傲气。哼，他现在可是个时髦的人物，再也不是什么岛民了。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，我还不如死了好。”

皮儿斯通赶紧退了回来。这件事竟给这位单纯的姑娘带来如此的痛苦，他感到难过，同时也感到些快意。他回到屋里，他的父亲也回来了。他们热闹了一番，一起吃了饭。然后，裘斯林便又出门，真切地希望用一种年轻的邻居料想不到的方式，去安抚她的痛苦；不过，说实在的，他对她的情分与其说是情人式的，倒不如说是朋友间的；他那游离不定、难以琢磨的他称之为“爱”的理想，自少年时代起，即已无数次地从一个人的躯壳飘然游落至另一个躯壳，这次是否会在艾薇丝·卡罗的躯体里栖身，他是毫无把握的。

二、疑是伊人

虽然在这块石岛上,总的说来,要再见艾薇丝是困难的。上次见面时的冲动之举,在年轻姑娘身上产生了一种自我意识,使她大大变样。虽然他们是近邻,不管他怎么下工夫,也遇不上她。每次他刚刚跨出父亲的门槛,她就像狐狸钻地洞一样,冲到自家楼上的闺房里去了。

他在无意之中怠慢了她以后,欲予宽慰的心很切,这种躲闪回避让他吃不消。这个岛上的人,即令那些殷实富裕之士们,交往都是很粗犷直爽的。所以,有一天,在眼见她消失之后,他就追到她的家里,直追到楼梯口。

“艾薇丝!”他喊道。

“喂,皮儿斯通先生。”

“你那么样跑上楼干什么?”

“哦——是上来拿点东西。”

“呃,要是已经拿到了,再下来好吗?”

“不行,着实不行的。”

“好啦,亲爱的艾薇丝。你这人啦,就是喜欢这么折腾。”

没有回答。

“好吧,你如果不肯,就拉倒吧!”他继续道,“不再打搅你了。”说完,皮儿斯通就走了。

他正要停下来看看园墙角下的过时的花时,听到身后有人讲话。

“皮儿斯通先生——我没有生你的气。你走了后我想——该

不会错怪我吧，至少可以来让你放心，我还是你的朋友嘛。”

他转过身来，看到艾薇丝紧靠身后，满脸羞涩。

“你可真是个好姑娘！”说着，他一把抓住她的手，一如刚回岛那天她吻他时他应回报的那样，吻了她的面颊。

“亲爱的艾薇丝，原谅我那天的怠慢！说你原谅了。说啊！然后，我就会跟你说我从来未对任何其他女人说过的，不管是活着的还是死了的：‘请接受我为你的夫君好吗？’”

“唉！——妈说我不过是万人之一罢了！”

“不对，亲爱的。你我两小无猜，相知已久，而其他人都不是这样的。”

不知怎的，她被说服了；尽管没有马上应允，但答应下午再见他。下午，她和他一起来到称为“比依尔”的岛的最南端，岛外人称之为“比尔”。他们驻足俯视叫作“洞穴”的变幻莫测的大山洞；如同孩提时代到此游玩时一样，海水依然咆哮着涌进山洞，在里面拍击着。为了稳住她的身子，他把手伸给她；她曾千百次地握住过他的手，但都是作为同伴，这可是第一次作为一个女人啊。

他们漫步到灯塔下，打算在此逗留一会儿。艾薇丝忽然想到，当天晚上她有约要在“井儿街”的台子上朗诵诗歌，该村坐守在全岛的入口处，现已发展为一个镇子了。

“朗诵！”他说道，“除了我们听到的——那永不沉默的大海在朗诵以外，谁会想到这里竟然有什么人会朗诵什么的！”

“嗨，可我们现在很是讲究文化了。不过，裘斯林，你可别去朗诵会呵，行吗？你要是在那儿，我会演砸了的，我可要演得和别人一样地好的。”

“如果你真地不乐意的话，我就不去了，但要在门口等你，好接你回家。”

“行！”她注视着他的眼睛说。艾薇丝现在十分快活；在他归来

那天，她蒙受了那么样的羞辱，再也没想到会和他这么快活地在一起的。到了岛的东边时，他们分了手，她很快就要登台表演了。皮儿斯通回了家。天黑以后，大约是该接她回来的时分，他沿着岛中间的一条路，朝北往“井儿街”而去。

他满心疑惑。他和艾薇丝·卡罗相知如此之久，但他现在对她的感情，与其说是爱情，倒不如说是友情。那天早晨一时冲动对她所说的，其后果令他惊骇。这倒不是因为雍容大度的女人曾经走马灯式地吸引过他，她们当中的任何一位有可能会出现在他们俩之间，造成不便。原因在于，他在心里已经完全打消掉了这样的念头，即他所幻想的偶像能与他所暂时或长久栖身的人浑然一体。

对于自己的“意中人”，他是忠贞不渝的，但她已有了众多的化身。每一位叫露希、珍、弗罗蕾、伊文吉琳什么的人儿，都只不过是她的昙花一现。他之认识到这一点，并不是为了寻找开脱或辩护，而是一个简单的事实。根本上说，她不是一个可以触摸的实体；而是一种灵魂，一个梦幻，一种癫狂，一个理念，一缕芳香，女性的一片儿浓缩，眸子的一个闪烁，香唇的一启一落。只有上天知道她真正是什么样子；皮儿斯通不得而知。她是不可描绘的。

他从未把她看成是一种主观现象，被她的遗传和出生地冥冥之中的影响赋予了生命；但她像幽灵一般飘忽不定，超然于任何物质法则；这一发现偶尔也使他感到害怕。他无从知道她下一次将在那里出现，将把他引向何方，因为她可以瞬间出入于任何社会阶层，任何有人居住的地方。有时，他在晚上梦见她是“诡计多端的宙斯的女儿”——也就是那不可冒犯的阿芙罗狄蒂——下凡，因他在艺术中对她的美的不恭的罪孽而刻意折磨他。他知道，善扮多变的她，不管她在哪里被发现，不管她是蓝眼睛、黑眼睛，还是棕色眼睛，不管她身材是修长、是瘦弱，还是丰满，他都会爱她的。她从